

郁达夫

专集

北国的

秋，却

特别地

来得清，

来得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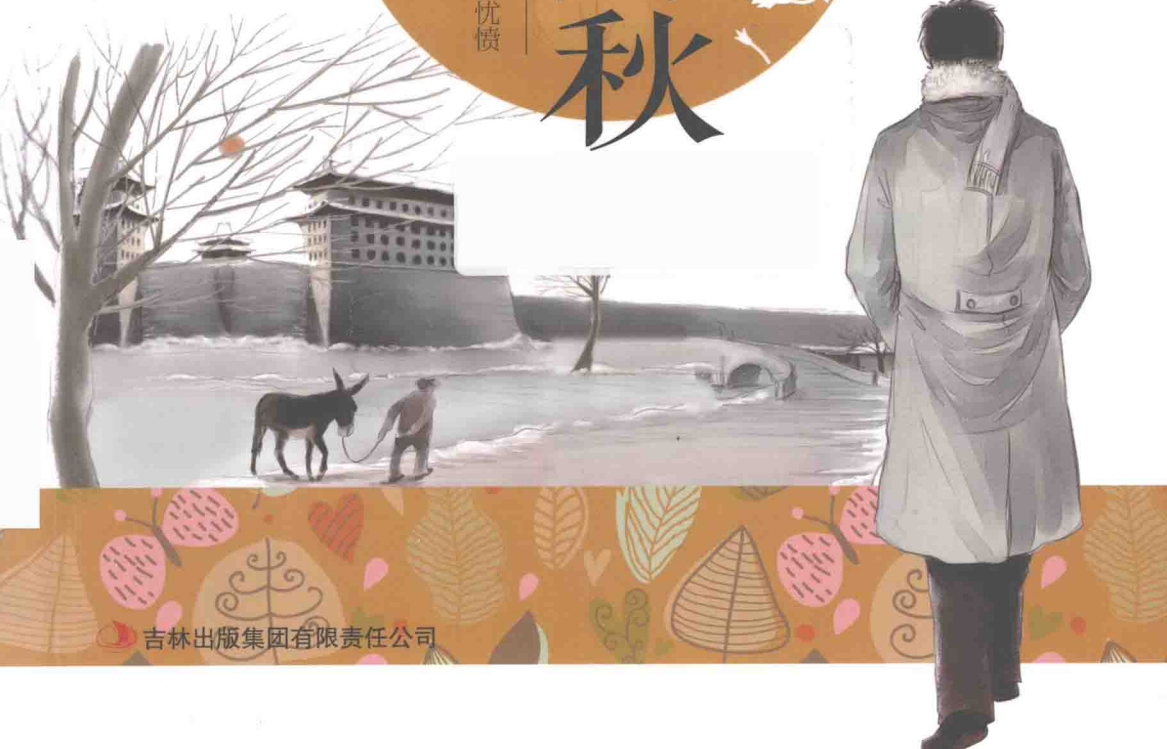
来得悲凉。

……

故都的秋

郁达夫 / 著

沉郁坚韧的灵魂自白，
尽管忧愤深广，
却是诗意的流动……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笔 / 尖 / 上 / 的 / 中 / 国

郁达夫
专集

故都的秋

郁达夫
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都的秋: 郁达夫专集 / 郁达夫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5.1

(笔尖上的中国 / 龚勋主编)

ISBN 978-7-5534-3477-3

I. ①故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0189 号

笔尖上的中国

故都的秋: 郁达夫专集

GUDU DE QIU: YU DAFU ZHUANJI

原 著 / 郁达夫

主 编 / 龚 勋

出 版 人 / 吴文阁

责任编辑 / 王 芳 汤 洁

责任校对 / 徐大庆

封面绘制 / 纸飞机工作室

开 本 / 720mm × 1020mm 1/16

字 数 / 200千字

印 张 / 15.75

版 次 /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/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发 行 /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/ 长春市绿园区泰来街1825号

电 话 / 0431-86012872

印 刷 /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3477-3 定价 / 19.80元

前言 Foreword...

忧郁的文人 坚韧的斗士



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原名郁文，浙江富阳人，我国著名的散文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。1913年赴日本留学。1921年，在东京参与成立新文学团体——创造社。1922年回国后从事编辑、大学教师等工作，并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。1938年，前往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被在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秘密杀害。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“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”。

著名新闻出版者胡愈之曾这样评价郁达夫：“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；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，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。”

郁达夫在《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》一文中认为：

“五四运动，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，是自我的发现。”个人意识的觉醒，促使郁达夫创作了诸多带有浪漫主义的伤感颓废色彩的文学作品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。

无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，郁达夫都擅长制造忧郁的情绪，通过坦率直白的心理暴露，使读者跟随着自己的忧郁，一起表达自我的要求，一起发出对黑暗社会的诅咒。

郁达夫的作品是忧郁的，然而在这忧郁背后，则是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。在他的成名作《沉沦》中，他便发出了期望祖国强大的呼唤。即便在他移居杭州期间所作的寄情山水的游记作品中，如《钓台的春昼》《过富春江》等，也时时流露出一位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关注。

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“文学作品，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”。因此，其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是高度统一的。本文所选作品按照时间排序，便是期望通过文章还原郁达夫精彩的一生。因此，在阅读时，我们应打破体裁的界限，以时间为序，慢慢地发现作为文人的郁达夫的忧郁，作为爱国斗士的郁达夫的坚韧。



目录

Contents...

Chapter 1

第一章 散文

北国的微音 002

零余者 008

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0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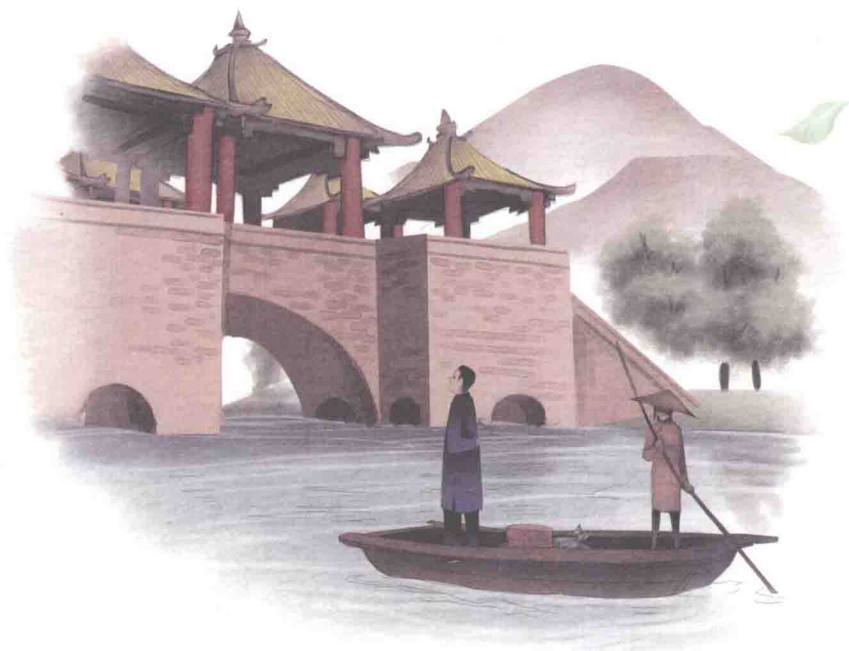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在途上 023





志摩在回忆里	031
钓台的春昼	038
杭州	047
故都的秋	054
超山的梅花	059
扬州旧梦寄语堂	065
过富春江	073
西溪的晴雨	076
江南的冬景	080
北平的四季	084
日本的文化生活	091
回忆鲁迅	097





Chapter 2

第二章 小说

银灰色的死 124

沉沦 140

春风沉醉的晚上 180

薄奠 197

迟桂花 210



Chapter 1

第一章 散文

郁达夫的散文以1933年为界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

1933年之前，郁达夫的散文是忧郁的、愤懑的，

它是作为弱者的郁达夫的低声呻吟，

是作为觉醒的郁达夫的激烈呐喊，

它如同一股猛烈的风暴，以浓郁的情感荡涤着读者的心灵。

1933年之后，郁达夫的散文是隽永的、含蓄的，

它是作为避世的郁达夫的意懒之作，

是作为文人的郁达夫的山水寄托，

它如同一条沉静的大河，以深邃的内涵启发着读者的智识。





北国的微音

*
笔尖上的中国
CHINESE LITERATURE

北国的寒宵，实在是沉闷得很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不眠症者，更觉得春夜之长。似水的流年，过去真快，自从海船上别后，匆匆又换了年头。以岁月计算，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，然而回想起来，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，好像是隔世的生涯，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。河畔冰开，江南草长，虫鱼鸟兽，各有阳春发动之心，而自称为动物中之灵长，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，依旧是奄奄待毙，没有方法消度今天，更没有雄心欢迎来日。几日前头，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，来访我的贫居。他问我：“为什么要消沉到这个地步？”我问他：“你何以不消沉，要从东城跑许多路特来访我？”他说：“是为了职务。”我又问他：“你的职务，是对谁的？”他说：“我的职务，是对国家，对社会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，对社会的。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？社会是什么？尤其是我们中国？”他的来访的目的，本来是为问我对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意见如何，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如何的，——他之所以来访者，一则因为我在某校里教书，二则因为我在日本住过十多年，或者对于某种事项，略有心得的缘

故——后来听了我这一段诡辩，他也把职务丢开，谈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闲话走了。他走之后，我一个人衔了纸烟想想，觉得人类社会，毕竟是庸人的自扰。什么国富兵强，什么和平共荣，都是一班野兽，于饱食之余，在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。像我这样的生性，在我这样的境遇下的闲人，更有什么可想，什么可做呢？写到这里我又想起T君批评我的话来了，他说：“某书的作者，嘲世骂俗，却落得一个牢骚派的美名。”实在我想T君的话，一点儿也不错。人若把我们的那些浅薄无聊的“徒然草”，合在一处，加上一个牢骚派的名目，思欲抹杀而厌鄙之，倒反便宜了我们。因为我们的那些东西，本来是同身上的积垢，口中的吐气一样，不期然而然的发生表现出来的，那里配称作牢骚，更那里配称作派呢？我读到《岐路》，沫若，觉得你对于自家的艺术的虚视——这虚视两字，我也不知道妥当不妥当！或者用怀疑两字比较确切吧——也和我一样。不错不错，我这封信，是从友人宴会席上回来，读了《岐路》之后，拿起笔来写的。我写这一封信的动机，原是想和你们谈谈我对于《岐路》的感想的呀！

沫若！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，真真实在的，只有你说的“凄切的孤单”，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。就是京沪报章上，为了金钱或者想建筑自家的名誉的缘故，在那里含了敌意，做文章攻击你的人，我仔细替他们一想，觉得他们也在感着这凄切的孤独。唯其感到孤独，所以他们只好做些文章来卖一点金钱，或者竟牺牲了你来博一点小小的名誉，毕竟他们还是人，还是我们的同类，这“孤单”的

感觉，终究是逃不了的，所以他们的文章里最含恶意，攻击你最甚的处所，便是他们的孤独感表现最切的地方。名利的争夺，欲牺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恶心，——简单点说，就说生存竞争吧——依我看来，都是由这“孤单”的感觉催发出来的。人生的实际，既不外乎这“孤单”的感觉，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，当然也不外乎此，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，都和从前不同了。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，她和人生的一切，也没有什么特异有区别的地方。努力于艺术，献身于艺术，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。牢牢捉住了这“孤单”的感觉，细细地玩味，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，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，或者竟不写在纸上，不画在布上壁上，不雕在白石上，不奏在乐器上，什么也不表现出来，只教他能够细细的玩味这“孤单”的感觉，便是绝好的“创造”。

仿吾！这一段无聊的废话，你看对不对？我在写这封信之先，刚从一位朋友处的招宴会回来，席上遇见了许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学家。他们都已经成了富者，现在是资本家了。我夹在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学中间，当然觉得十分的孤独；然而看看他们挟了皮筐，奔走不宁的行动，好像他们也有些在觉得人生的孤寂的样子。我前边不是说过了么？唯其感到孤寂，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。然而究竟我不是他们，所以我这主观的推测，也许是错了的。

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，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，什么东西也不愿意拿来看读。有时候要想玩味这“凄切的孤单”，在日斜的午后，老跑出城外去独步。这里城外多是黄沙

的田野，有几处也有清溪断壁，绝似日本郊外未开辟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处。不过这里一堆一堆的黄土小冢，和有钱的人家的白杨松树的坟茔很多，感视少微与日本不同一点。今晚在宴会的席上，在许多鸿儒谈笑的中间，我胸中的感觉，同在这样的白杨衰草的坟地里漫步时一样。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比从前进步了。从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满的朋友——实际上除你们几个人之外，那一个境遇比我不美满？——相处，老要起一种感伤，有时竟会滴下泪来。现在非但眼泪不会滴下来，并且也能如他们一样的举起箸来取菜，提起杯来喝酒。不过从前的那一种喜欢谈话的冲动，现在没有了。他们入座，我也就坐，他们吃菜，我也吃菜。劝我喝酒，我就喝，干杯就干杯。席散了，我就回来。雇车雇不着，就慢慢的在黄昏的街道上走。同席者的汽车马车，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，他们从车中和我点头，我也回点一头。他们不点头，我也让他们的车子过去，横竖是在后头跟走几步，他们的车子就可以老远的上我前头去的。所以无避入叉路上去的必要。还有一点和从前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里，他们来要求我猜拳的时候，我总笑笑，摇摇头，举起杯来喝一杯酒，教他们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个人猜。近来喝酒也喝不大醉，醉了也不过默默的走回家来坐坐，吸吸烟，起点茶喝喝。

今晚的宴会，散得很早，我回家来吸吸烟喝喝茶，觉得还睡不着，所以又拿出了周报的《歧路》来看。沫若！大卫生的诗，实在是做得不坏，不过你的几行诗，我也很喜欢念。你的小孩的那个两脚没有的洋团，我说还是包包好，寄到日本去



吧！回头他们去买一个新的时候，怕又要破费几角钱哩。

昨天一个朋友来说他读到《岐路》，真的眼泪出了。我劝他小心些，这句话不要说出来教人家听见，恐怕有人要说他的眼泪不值钱。他说近来他也感染了一种感伤病，不晓怎么的感情好像回返到小孩子时代去了。说到这里他忽而眼圈又红了起来叫了我一声说：“达夫！我……我可惜没有钱……”我也对他呆看了半晌，后来他一句话也不说，立起身来就走，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门去了。（这样的朋友，上我这里来的很多。他们近来知道了我的脾气，来的时候，艺术也不谈了，我的几篇无聊的作品和周报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。有几次我们真有主客两人相对，默默而过半点钟的时候。像这样的Pause的中间，我觉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满足。因为有客人在前头，我一时可以不被那一种独坐时常想出来的无聊的空虚思想所侵蚀，而一边这来客又不在言语，我的听取对话和预备回答的那些麻烦注意可以省去。）不过，沫若！我说你那一篇《岐路》写得很可惜，你若不写出来，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种浓厚的孤独感里浸润好几天。现在写出了之后，我怕你的那一种“凄切的孤单”之感，要减少了吧？

仿吾！我说你还是保守着独身主义，不要想结婚的好！恐怕你若结了婚，一时要失掉你的这孤独之感。而这孤独之感，依我说来，便是艺术的酵素，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本身。所以你若结了婚，怕一时要与艺术违离。讲到这里我怕你要反问我：“那么你们呢？你和沫若呢？”是的，我和沫若是一时与艺术离异过的，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孤独罢

了。……

暖！暖！不知不觉，已经写到午前三点钟了。

仿吾！沫若！要想写的话，是写不完的，我迟早还是弄几个车钱到上海来一次吧！大约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，暑假以后，我怎么也要设法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。若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，不能够到上海来，那么我们等六月里再见吧！

一九二三，三月七日午前三时。

读·感·悟

《北国的微音》是以书信形式写就的散文。在信中，郁达夫向同为创造社成员的郭沫若、成仿吾谈自己的近况，谈自己对“凄切的孤单”的感受与理解，信笔所至，消沉中亦有呐喊的“微音”。郁达夫控诉让自己无所作为而陷入消沉，以至认为“凄切的孤单”是人生唯一“实味”的社会。然而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又沉浸在这“孤单”之中，甚至主动地疏离社会（如对自己在宴会中表现的描述）。因为在他看来，“孤单”虽然让人倍感凄切，但也能给人以艺术的灵感。如果能够细细品味这“孤单”的味道，并将其艺术地表现出来，便会是一个绝好的作品。因此，他担心郭沫若写出《歧路》后孤独感将减退，甚至规劝成仿吾不要结婚，以便时时浸润在“孤单”之中，为他人带来“绝好的‘创造’”。全信“牢牢捉住了这‘孤单’的感觉”，是对“孤单”的品味，也是对自身“孤单”境况的真实再现，因此是一篇“绝好的‘创造’”。



零余者

“Arm am Beutel, krank am Herzen,
Schleppt ich meine langen Tage.
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,
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.”

不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的这几句诗，轻轻的在口头念着，我两脚合了微吟的拍子，又慢慢的在一条城外的大道上走了。

袋里无钱，心头多恨。

这样无聊的日子，教我捱到何时始尽。

啊啊，贫苦是最大的灾星，

富裕是最上的幸运。

诗的意思，大约不外乎此，实际上人生的一切，我想也尽于此了。“不过令人愁闷的贫苦，何以与我这样的有缘？使人生快乐的富裕，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？”我眼睛呆呆的注视着前面空处，两脚一步一步踏上前去，一面口中虽在微吟，一面于无意中又在作这些牢骚的想头。

是日斜的午后，残冬的日影，大约不久也将收敛光辉了，



城外一带的空气，仿佛要凝结拢来的样子。视野中散在那里的灰色的城墙，冰冻的河道，沙土的空地荒田，和几丛枯曲的疏树，都披了淡薄的斜阳，在那里伴人的孤独。一直前面大约在半里多路前的几个行人，因为他们和我中间距离太远了，在我脑里竟不发生什么影响。我觉得他们的几个肉体，和散在道旁的几家泥屋及左面远立着的教会堂，都是一类的东西，散漫零乱，中间没有半点联络，也没有半点生气，当然更没有一些儿的情感了。

“唉嘿，我也不知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微吟倦了，我不知不觉便轻轻的长叹了一声。慢慢的走去，脑里的思想，只往昏黑的方面进行；我的头愈俯愈下了。